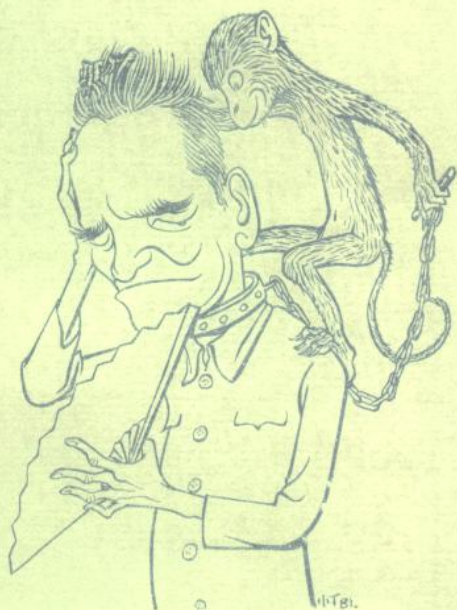


何迟相声创作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何迟相声创作集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尔泗 金国亮

何迟相声创作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9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1/8 插页1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书号：8069·130

定价：0.69元



作者像
一九六七年冬

献给人民的笑

陈白尘

《何迟相声创作集》行将出版了，作者却指定要我作序。

先是茫然，继而恍然！中国戏曲和相声是同一个祖师爷的。话剧虽然从外国引进，到底在中国土壤上“插队落户”七八十年，也该认同宗了。况且我搞过讽刺喜剧，这玩艺儿和相声又是近邻。“远亲不如近邻”嘛，这大概便是要我作序之故了。

说到近邻，其实还有一家，那叫漫画。我们——相声、讽刺喜剧和漫画这三家真是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兴俱兴，一废俱废。说一句大话：我们三家的盛衰，可也标志着国家、社会的盛衰哩！比如说，一个国家里漫画特别发达，讽刺喜剧或相声也很兴旺，就说明这个国家很有生气，很民主，也很自信，她不怕讽刺。反之，连我们三家都不存在了，并不能证明她的健康强壮，而且是很有点问题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最后三年里就是这样，“四人帮”当权的那一阵里也是这样。

记得“四人帮”时期也有过标名叫“相声”的东西，演员在台上一边声嘶力竭地狂喊乱叫，一边还连蹦带跳地用形体动作来讨好观众，逼得观众起了侧隐之心，才勉强地拍两下子礼节性的巴掌，把他们送下台去。老实说，那时候我是为我们这些演员们暗弹珠泪的。笑，是笑不出来了。但是，正如没有讽刺便没有漫画一样，没有笑，也就没有相声。那时期相声是名

存实亡了。

“四人帮”之流真是聪敏绝顶的蠢人。他们总认为自己的才智足以改变人类的本性，足以使群众只知道高举拳头、山呼万岁而不懂得笑。因为笑这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可怕的。对于喊打倒“四人帮”的人好办，抓来关起就是。对于在背后笑你的人怎办？于是一切笑的艺术都倒楣了。首先，相声就不可笑了。

历史的经验证明：笑被公开禁止的时候，它会转入“地下”的。地下的“政治笑话”一出现，那个禁止笑的统治者也就快完蛋了。“四人帮”不是“追查”过所谓的“政治谣言”么？其实很多都是“政治笑话”。“政治笑话”还没“追查”完，而“追查”的笑话又大批大批产生了！其中一个，就是全国人民争相抢购“三公一母”螃蟹的笑话。但最大最大的笑话则是，“四人帮”一倒台，相声里首先被嘲笑的便是不让相声发笑的“四人帮”自己。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相声艺术得到空前的重视和发展，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就拿相声本子来说，它本来是不登大雅之堂、为文人学士所不屑一顾的玩艺儿。解放后，我们老舍先生首先为相声演员写本子，把它引进了文学园地，我们的文学刊物也开始发表相声，并出现一些相声作家，何迟同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他的写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买猴儿》、《开会迷》等等，便是五十年代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可是好景不长，曾几何时，反右斗争一起，他的这些作品被认为是“攻击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毒草，他本人也被划为“右派分子”。相声艺术便交了华盖运。到了六十年代初，相声又一度有“中兴”之势：在那浮肿病普遍流行的日子里，侯

宝林同志，这位相声大师没少给我们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让我们渡过了三年难关。那时期，单单在我主持编务的《人民文学》上就发表过他的相声名著《关公战秦琼》和《阴阳五行》。这时候连刚摘掉“帽子”的何迟同志也发表了相声《高人一头的人》。可是又曾几何时，相声又由盛而衰，交了更大的厄运。到了一九六六年，我们这三家连同一切文学艺术不管你是荤的素的，红的白的，一古脑儿都送进黑色大染缸一锅煮了！就连我们的相声大师本身也难幸免。而从此，相声在“旗手”的“指导”下走上最最“革命”的道路，让观众严肃得都不笑了。但在群众之中却创造了相声大师的一段传说：说他被揪斗时如何戴上一吹气就高升的高帽子，以及如何爬在地上请罪等等，说得活灵活现。这可真是十年浩劫中唯一的、真正的一出相声剧！到了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年的劫数已满，“四人帮”被粉碎了！不用说，相声艺术立即复兴了，于是相声又有了笑，而且笑得更好！我们看到了象《假大空》这样的新作。而何迟同志也谱出了新篇章。收在这集子里的《新局长到来之后》和《高贵的女人》就是他的最近作品。但是我们的何迟同志冤狱虽已平反，而身体已被“四人帮”摧残到瘫痪在床了，最近他的右臂更遭到骨折之苦，已失去执笔写作的能力！这些新作是他在和疾病作艰苦斗争中以口述方法，由别的同志记录下的，献给人民的笑！他对于相声艺术的爱是如此之热烈！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热爱人民、热爱艺术的作家！

在我们回顾三十年相声艺术的历史中，特别是从相声创作所反映的现实中，我们看到一个可悲的现象。在五十年代的《买猴儿》和《开会迷》中，我们作者所讽刺的对象不过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的“马大哈”和整天开会不顾儿子

死活的“开会迷”而已。在这些官僚主义者身上毋宁说多少还存在些可爱的东西，比如那采购员的办事迅速，就比现在那种拖拉作风强，“开会迷”公而忘私、毫不徇情也比如今讲“关系学”的人强。但一反右，说它是大毒草，是丑化我们的干部！好，毒草除了，到了六十年代初，我们出现了什么样干部呢？那是《关公战秦琼》里韩复榘他爹式的专横跋扈、盲目无知而又不懂装懂的乱搞瞎指挥的人物！这种人物可比“马大哈”、“开会迷”厉害得多，因为如果你不听他瞎指挥，他可以“不开饭”——饿死你！但话说回来，这样人物也还有点点儿优点，即他还很率真，不说假话。但不行，有人又喊道：“这是毒草！是恶毒攻击领导！”好，又打下去了。但到“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遇到什么样干部呢？那便是《假大空》里专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假大空”式的人物。他的危害，比“马大哈”、比韩复榘他爹那样的人物更厉害千万倍了！——自然，从“马大哈”到“假大空”都是作者创造的形象，并无其人。但作者总是反映了现实吧，那么为什么从这三篇相声里所反映出的干部，一个比一个更坏，一个比一个更具危害性呢？从“马大哈”变成韩复榘的爹，再变成“假大空”，是有其复杂的社会因素的，但能说这其中与我们的毒草论者批判、禁止这些相声丝毫无关么？难道说那些批判和禁止不是在客观上起了包庇、怂恿“马大哈”等类人物的作用，使他们更加胆大妄为，终于变成了“假大空”么？

相声的盛衰，可以标志着国家社会的盛衰，但总不能左右着这盛衰。要说一篇相声便可以制止官僚主义的滋长和发展，那是吹牛。但让《买猴儿》说下去，“马大哈”总会少些而不会多些；让《关公战秦琼》经常表演，瞎指挥的人物总还有点警惕。

就凭这点，我们相声艺术就有永久存在下去的价值。只要有
人类，就会有笑；只要人类还有落后面，就会有笑的艺术，就
会有相声！我们可以叫“相声万岁”了，因为这倒不是吹牛，从
优旃、优孟这些祖师爷算起，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何迟同
志那样热爱相声艺术是有道理的。我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相
声来！

但有一个条件：我们可不要再产生韩复榘他爹！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

目 录

献给人民的笑·····	陈白尘	(1)
买猴儿(对口相声)·····		(1)
开会迷(对口相声)·····		(16)
逛北京(对口相声)·····		(37)
今晚七点钟开始(对口相声)·····		(45)
高人一头的人(对口相声)·····		(59)
背课文(儿童相声)·····		(73)
似曾相识的人(对口相声)·····		(86)
糊涂人(对口相声)·····		(102)
高贵的女人(对口相声)·····		(113)
新局长到来之后(对口相声)·····		(124)
无情人终成眷属(化妆相声)·····		(152)
相声艺术问答·····		(165)
走过的脚印		
——我的简历·····		(251)
论何迟的相声创作·····	侯宝林 汪景寿	薛宝琨 李万鹏 (264)
后 记·····		(276)
编后记·····	曹尔泗	(278)

买 猴 儿

(对口相声)

- 乙 (恍然大悟似地，象是遇见老朋友) 是你呀!
- 甲 (没有想起来，但不得不招呼) 喔!
- 乙 (很亲热地) 一晃有半年没见啦! 哎呀，你比以前可瘦多啦!
- 甲 (心想我并不认识他呀) 喔! (握手) 恕我眼拙，您是……
- 乙 (肯定而热情地) 咱们是老朋友啦!
- 甲 (仍怀疑) 喔!
- 乙 咱们早就认识，你忘啦，去年夏天我结婚，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
- 甲 哦?
- 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
- 甲 (想，自言自语) 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双心牌儿，这么大的，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问乙) 这是在哪儿呢? 这是……
- 乙 (不在意地) 在百货公司啊!
- 甲 嘻! 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
- 乙 (严肃地) 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
- 甲 我亲手交给你的? 嗯，我是得亲手交给你。那年我正在百

货公司暖瓶柜台当售货员哪。你花钱买暖瓶，我不交给你交给谁？那是买，不是送。

乙 哎，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

甲 没那么说的！

乙 真格的，从我买了那个暖瓶以后就没见过你。

甲 后来我当采购员出差办货去啦。

乙 喔，办了批什么货哪？

甲 你猜吧！

乙 暖瓶？

甲 不是。

乙 绸缎？

甲 不是。

乙 自行车？

甲 不是。

乙 那我猜不着啦！

甲 （沉默一会儿）我呀，买了一批猴儿！

乙 什么？

甲 猴儿！

乙 猴儿？

甲 对啦，猴儿。

乙 噢，皮猴儿吧？

甲 不，活的，猴儿嘛！去年九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差刚由外边回来，白天交了货，晚上刚躺下，就听见外边砸门，我老婆出去一看，我们科长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个紧急通知，信封上印着三个大红字：急！急！急！

乙 那是有要紧事。

甲 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只，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

上面盖着我们科长的戳子。我一想，别睡啦，赶紧走吧！

乙 是啊！紧急任务嘛！

甲 赶紧到公司领钱，到车站买了票，开介绍信，到东北完成买猴任务。

乙 等等，我说你们百货公司买猴儿干什么用啊？

甲 是啊！我也是纳闷啊！百货公司也用不上猴儿啊。我这么一想：猴儿……猴儿能看家。

乙 （顺着他说）对啦！百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好几层楼，那么多科，那么多柜台，存着上千累万的国家财产，哪部分看家不用个猴儿啊！（马上推翻自己的见解）没听说过，那么大的百货公司用猴儿看家！

甲 我想也是。要不然就是猴儿……能耍，耍猴儿嘛！戴上花脸，穿上戏装，一敲锣，当当当当，耍猴儿。

乙 对啦，百货公司业务一扩大，买几十只猴儿一训练，添个耍猴部，到南市啊、鸟市啊一耍，多一笔收入。（马上推翻自己的看法）没听说过，百货公司兼营耍猴儿！那不成马戏团啦！

甲 可也是。我想要不然是用猴毛儿织毯子、打毛线……

乙 对，这还着点边儿，猴毛儿织毯子结实，织毛衣暖和。（又推翻）没听说过，那得多少猴儿啊！没听说过。

甲 （反倒向乙发急）那你说买猴儿能干什么？

乙 要依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买猴儿干什么呀？我看八成是通知写错啦！

甲 我原先也这么想过，后来又一想，决不能啊！他已经调走啦！

乙 谁调走啦？

甲 我们科从前那位文书马先生——马大哈。

乙 叫什么？

甲 马大哈。

乙 马大哈？

甲 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乙 好名字！

甲 外号叫马大哈，真名不叫马大哈。先在我们科当文书，这位同志是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班净打电话，碰上我们这位科长是针尖儿大的事也得书面通知。有一天，我们科长要派王文元同志出差，叫马大哈写通知，两点上班，都三点三刻了，马大哈才迈着方步上班来啦。

乙 好，迟到了一点三刻钟。

甲 科长说：“你又来晚啦！赶紧给王文元写个通知吧！”科长告诉他，这个通知这么这么写，科长说完，马大哈提笔就写，写了没几个字电话来啦！（学一个女人和老马打电话）

“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看场电影去吧！”

“看什么片子啊？”“《冷酷的心》。”“不行，我正上班哪！”“唉！我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你泼了我一头冷水，你也太冷酷啦，你……”“好，去吧！”“好吧，老马呀，我四点一刻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你。”

乙 得，马上得走，三点三刻上的班，四点一刻就得见面，才干十五分钟工作。我说来电话的这位同志是谁呀？

甲 马大哈正搞恋爱哪！

乙 喔！

甲 马大哈三下五除二，大笔一挥，通知写好，拿着通知到科

长室，科长也没细看，叭，就盖了个章。马大哈跟科长说：
“科长，我肚子疼，得到医务所去。”

乙 开三联单吧！

甲 马大哈开好三联单以后就……

乙 直奔医务所。

甲 直奔电影院。

乙 好劲！

甲 出差的那位王文元同志接到通知一看：“今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望明日办妥。”王文元一看离锦州一千来里，明天要办妥，可急坏啦！赶紧领出差费、开介绍信、取提货单、买火车票，慌手忙脚地到了锦州。到锦州找锦记货栈，找遍了锦州也没找着。从锦州往天津给科长打电话一问不要紧，敢情是通知上少写一个字。马大哈把“派你到锦州道锦记货栈提货”写成了“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啦！

乙 好，落了个“道”字，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那么锦州道在哪啊？

甲 就在我们百货公司旁边。

乙 失之毫厘。

甲 谬以千里。

乙 甭问，这回准是又写错啦！

甲 不能，从那回起，马大哈调动工作啦！

乙 千万别当文书啦！

甲 当收货员啦。

乙 这回出不了问题啦！

甲 啊！问题就更大了。有一天仓库进货：五十桶香油，五十

桶桐油。

乙 我说你们百货公司怎么什么都卖呀？

甲 你看，百货俱全嘛。

乙 有你的。

甲 仓库来了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那天正赶上马大哈值班儿，桶的模样儿差不多，仓库主任一看说：“老马，可别弄错了，桐油可没法吃。这么办吧，老马，你用红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桐油’俩字，贴在桐油桶上，用蓝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香油’俩字，贴在香油桶上。”这么一来呀……

乙 可就分开啦！

甲 可就弄拧啦！

乙 那怎么回事？

甲 你听啊！老马一听说好吧，赶紧裁纸写字，纸也裁完啦，字也写好啦，打一碗糍子，把红标签拿过来，刷上糍子。

乙 桐油标签。

甲 把蓝标签也刷上糍子。

乙 香油标签。

甲 马大哈拿起标签将要往桶上贴，就听屋里当唧唧……电话响啦，马大哈进屋接电话。（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得，还是她！

甲 “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听场戏去吧！”“听谁呀？”“鲜灵霞今几个演《杜十娘》。”

乙 爱听评戏。

甲 “不行，我正值班哪！”“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值班儿，我

就知道你跟李甲似的，对我不忠实。”“别生气呀，好，我去！我去！”“我六点钟在陆记面馆楼上等你，请你吃炸酱面。”老马一看表五点四十。

乙 还有二十分钟。

甲 赶紧撂下电话，洗了洗手，围上围巾，系上口罩，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了大门，上了电车，才上电车又下来啦！

乙 怎么？

甲 标签还没贴哪！赶紧往回跑，摘下帽子，脱了大衣，解下围巾，拿下口罩，端起糍子碗，心想快点贴，贴完好上陆记面馆，吃完炸酱面好听《杜十娘》。越想越乐，（哼评剧音乐过门）“冬根儿龙冬一根儿龙得儿龙得儿龙。”叭叭叭叭……一百张标签一会儿就贴完啦！一看表五点四十五。

乙 真快，连出门带进门加上贴标签，才五分钟。

甲 贴完之后，马大哈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一边走一边系口罩，跑出了大门，跳上了电车，“当得唧当一当一当当唧……”

乙 （用京剧韵白念法）陆记面馆吃面去了！

甲 （同上念法）百货公司可就乱了！

乙 怎么？

甲 马大哈一忙不要紧，把桐油的标签贴在香油桶上啦，把香油的标签贴在桐油桶上啦！

乙 那还不乱！

甲 第二天货物出库。第三天一清早，糕点厂厂长来啦，提溜着两包大八件、两包鸡蛋糕。

乙 送礼来啦！

甲 讲理来啦！是桐油大八件、桐油鸡蛋糕。